

东庄西苑

接地气的作家

樊健军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时候,我算是他的“导师”,文学创作找导师,实在是有点牵强,好多行当需要承传,需要手把手的教导,但惟独文学不需要什么师傅、什么导师,文学创作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个人性、自学性和无师性。如果文学可以通过师徒的方式加以教授,那么李白的家族就会垄断诗歌的荣誉,曹雪芹的后代也会垄断小说的世界,而莎士比亚的子孙则终日可以躺在戏剧的舞台上吃个不停。文学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性,连大作家自己都很难写一部重复自己辉煌的作品,甭说去指导别人写出好作品了。

文学有大师,但文学没有大师傅。以文学大师傅名噪文坛的人,很多是远离文学本质的门外汉。但文学不是封闭的产物,“宅”在家里一时可以,“宅”一辈子的作家很难成为大师。文学需要交流,需要碰撞,交流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,碰撞的方式也不一定非得是面对面。阅读是一种交流,网络也是一种交流,对话是一种交流,倾听也是一种交流。文学本身就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,也是心灵与现实的交流,写作本身就是对交流的渴望而为。

虽然对樊健军的创作提不出什么指导性的意见,但我始终关注他的创作,一是工作的原因,因为我长期在选刊类的刊物工作,对当下的小说创作必须进行工作性的阅读,二是樊健

军的小说和我所喜好的那一路小说有着内在的“链接”。“链接”是网络上的一个词,但对文学来说,始终存在着某种链接,比如,你读苏东坡的诗歌,不能不联想到李白,这种联想其实是在思维里搭了个“链接”,网络上的链接是手动的,而脑子里的链接是全自动的。

樊健军的小说链接的是沈从文、汪曾祺这一路的作家,这一路的作家常常被文学史家们归结为乡土小说。与之相类似的说法还有市井小说。在我们共和国的文学话语里,乡土是有正能量的可能,而市井则有贬义的嫌疑。其实,在我看来,乡土也好市井也好,他们都是接地气的作家。好的作家是接地气的,好的小说必然也是接地气的。接地气的说法来自老百姓,接地气也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,包含有根基、有人气、有积淀等多层寓意。

在文艺界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说法,叫“深入生活”,经常引起人们的歧义,因为处处有生活,你干吗另外去找生活,而且每个人都是在生活之中,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价值的呀。但其实生活的状态是不一样的,有人生活在生活的高端,有人生活在生活的浅处,有的人生活平淡无奇,有的人生活波澜壮阔,不是所有的生活质量都是等值的。深入生活的说法其实就是接地气的意思,好的小说必然和当下的生活血脉相连,和老百姓的生存息息相关。不接地气的作家虽然看

上去很美丽,但实际是空中的阁楼、沙滩上的摩天大厦。

樊健军的小说很接地气,《水门世相》这本短篇小说集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,甚至是那股氲过的青草的重味道,所以把它称之为“草根”是恰切的。“这里有身体残缺的:高不过三尺的侏儒,眼瞎的、腿瘸的、耳背的,长着两颗脑袋的女人;有下三滥的:赌徒酒鬼,骗子无赖,像种猪一样活着的英俊男人,成天追逐男人的花痴;有装神弄鬼的神汉巫婆,也有性格怪异的穴居者,有洁癖的盗贼,也有靠扎扎活着的手艺人……这些人聚居在一个叫水门的特殊村庄,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。他们既有谋生生活的小智慧,也有玩弄生活的小聪明,既有男欢女爱的淳朴坚贞,也有遗世独立的悲怆孤独,既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温暖幸福,也有复杂得无法再复杂的辛酸苍凉,既有顺世昌运的得意,也有流世苟活的失落。他们不论‘食草的’还是‘食肉的’,各有各的方式,各显各自的能耐,三百六十行都能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存空间,都有一套生存行规。”

樊健军不仅写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,还写出了独特的乡村生活智慧。中国乡村的生存不像一些田园牧歌者想象的那么简单,尤其是那些自然条件困难的地域人们的生存更是困难而艰辛,有时候会失去尊严而活着。比如“长相英俊的青玉,女人们人见人

爱,却沦为种猪一样的男人,靠给女人借种而苟且活着;兵痞比岁为了逃避杀身之祸,将自己的女人刺瞎双眼,靠了女人的掩护浪迹江湖。傻子阿三生就傻瓜相,谁也没想到他是个骗子,屡骗屡得手;文叔是个干净得有些洁癖的人,红白喜事都坐上房陪上客,一次酒醉后却泄露了自己,他是个盗贼;济堂老脚借了神鬼菩萨的嘴,骗吃骗喝,最终死在了贪吃的毛病上。”

这种乡村生存智慧很难用道德评判,它时不时还会闪着欢乐的色彩。“高不过三尺的绣女偏嫁给了牛高马大的满地,绣云骑在满地的脖子上看电影、过河,他们的爱情让人忍俊不禁;仿明是个瞎子,红绣又哑又聋,他们结合在一块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,再美的东西有眼睛看到,再动听的声音有耳朵听到。”

作家虽然写的是世相,骨子里说的却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文化,这伦理文化凝聚成乡村的生存智慧之后,又反过来影响中国的伦理文化,松动或者板结我们脚下的这块文化土壤。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因此生生不息,也因此根深蒂固、负载深重。记得10多年前,另一个江西作家叶绍荣出版了小说集,让我写序,当时我写的题目叫《野风浩荡》。他们有某种相似之处,那时我看中的是其“野性的思维”,而现在我则把樊健军的小说视为地气升腾出的野果。这是我评论这个集子时的一个横向“链接”。

王 干

桃李天下

宋庆莲

笔名湘莲子,是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,其童话新作《米粒芭拉》近日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

这部童话讲述的是阿里爷爷家米坛子里的一颗米粒——米粒芭拉疯狂的幻想和行动。有一天,米粒芭拉跳出坛子,成为蓝色的精灵,并得到了其他精灵赠送的3枚魔戒,开始了冒险旅程。她帮助老鼠们找回了洁净的天堂生活,帮助一个哑巴女孩找回了自己天使般的声音,解救了中了魔法的花园、城堡、人类、动物……之后,米粒芭拉回到米坛子里,成为餐桌上一颗香甜的米粒,滋养着一个生命。作品文笔优美,想象丰富,饱含童趣却又意蕴悠长。



喻虹

是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学员,其系列少儿成长励志小说《清水河》《向阳而生》《说好要回家》近日由未来出版社出版。

喻虹自2010年起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,目前已出版7本儿童文学作品。在3部新作品中,作者将敏锐的笔触伸向少年儿童特殊群体,分别描写了农村留守女生宋词、残疾少女唐歌、从小被拐卖的女孩元舞的心灵成长历程,以温暖清新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个情节曲折的故事,教育孩子们如何在逆境中战胜困难,实现自我的升华。



曾维惠

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,其童话新作“成长的四季”丛书近日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

该丛书包括《其实你也很优秀》《琴键上的花朵》《一个人的童年》《长大不容易》4本,从每个孩子的个性出发,将他们的成长过程讲述得活灵活现。在《其实你也很优秀》中,淘气男孩秦大鹏喜欢上了种菜,盼望能种出很多很棒的菜。为了实现梦想,他几经周折,但从不轻言放弃。《琴键上的花朵》中,坚毅女孩柳叶因为学钢琴,与妈妈之间上演了一幕幕“母女大战”,硝烟散尽,两人都有了转变。《一个人的童年》中,自闭症女孩儿香果,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走出自闭,重新走进阳光生活。《长大不容易》讲述的是身体畸形、从小被父母遗弃的男孩儿鬼蛋儿的故事。作品让人们关注到城市底层乞讨儿童的生活。



第十二届“作品奖”

——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征文奖近日揭晓。杨怡芬的《儿孙满堂》获中篇小说奖,江洋才让的《炽热的马鞍》、赵光鸣的《代尔维什的蚂蚁》获短篇小说奖,高凯的《乡关书》获诗歌奖,徐则臣的《我看见的脸》获散文奖。

第十二届“作品奖”由作品杂志社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。该奖自征文以来,高研班学员踊跃参与,数百位学员寄来了参赛作品,《作品》每期用一定的篇幅发表应征作品,全年累计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散文逾百万字,诗逾千行。所刊发作品20余篇被各大选刊、年度选本选载。评委会高度肯定了参评作品的艺术水准,认为参评作品较为客观地体现了鲁院高研班学员的创作现状,特别是“70后”作家的创作现状。



为孩子们成长放歌

曾维惠

为孩子们写故事,原本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我时常是泡一壶铁观音,播放一支舒缓的曲子,便开始走进文字的世界,或是读书,或是写字,静静地享受生命中最为灿烂的时光。

在鲁院学习的时候,与图书编辑江华聊天,聊读书,聊写作,聊到我笔下的孩子们时,我说:“很多时候,我写得好累。”江华感到很奇怪,她问:“瀑布(我的网名叫紫藤萝瀑布,大家都喜欢叫我瀑布),你不是写得很快吗?怎么会很累?是不是每天写得太多了?可要注意休息……”我回答说:“我心累。”

前几天,在和江华聊我的小说《豆娘轻轻飞》的时候,我说:“我写到夏荷妈精神失常,满村疯跑,写到夏荷一个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,还那么耐心地呵护妈妈那颗脆弱的心,写到夏荷省吃俭用给监狱里的爸爸送松花蛋去……我泪流满面……”当我把这些字输入QQ对话框的时候,我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了出来。

“瀑布,我品读了你这些小说,我知道你为什么心累了,你除了写孩子们的快乐,还写孩子们的苦痛……”江华说。

江华所在的那家图书公司正在做我的一套心灵成长系列小说集,那数十篇成长小说,她都细读过,所以,她知道我为什么会写得那么累。这一套4本心灵成长系列小说——《三叶梅也许知道》《我可以叛逆吗,只一次》《老屋的天井》《那些回忆,和紫云英有关》将在今年暑假出版,和读者们见面。这些小说或写校园,或写家庭,或写都市,或写山区,讲述青少年最想讲和最想听的故事,抒发青春年少的纯真与美好,反映当代青少年的喜怒哀乐,既有时尚的都市色彩,也有浓郁的自然乡土气息,既适合青少年阅读,也适合关注孩子成长

的老师和家长翻阅。江华说:“我坚信,这些故事,一定能走进孩子们的心间,成为老师和家长与孩子们沟通的桥梁。”

《儿童文学》杂志在2013年第2期的第十届擂台赛栏目中,刊出了我的小说《拆东墙》。出刊前,编辑孙玉虎让我写几句创作感言,我如实写道:“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道出了‘其实我也想做差生’和‘做一名坏学生,真的很好’的心声,我们到底给了优等生们什么不可承受之痛?我用被刺痛了的心,写下了这篇《拆东墙》。”小说《拆东墙》中的姚天一是众多优等生的代表:“在老班的眼中,姚天一绝对是百分之百的优秀学生:成绩好,每次考试都稳居班上第一名;表现好,从来没有违反过校纪班规;有特长,书法特别棒,拿过省级书法大赛冠军……总而言之,姚天一是老班的骄傲。每当老班的同事谈到姚天一时,她总是眉飞色舞,唾沫飞溅,仿佛姚天一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学生,是她最珍贵的宝贝……”

因为太优秀,姚天一一点也不敢松懈;因为太优秀,姚天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;因为太优秀,姚天一内心的压力得不到释放,只能积聚在一起……终于,姚天一心中的压力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,他做出了一系列让老师、家长和同学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举动。这些举动可以用姚天一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出的三个字来体现——拆东墙。最后,闹得天翻地覆的姚天一如愿以偿——转学。在新的学校里,谁也不知道姚天一曾经是多么的优秀,他终于可以不做优等生了。不过,在阶段性测试即将来临之际,姚天一再犯愁了,他到底应该让各科考出多少分才合适?姚天一说:“我在想,我拆了东墙,如何去补西墙?”

差生心里有痛,优等生心里也有痛,很多时候,我们极为自私、极为

残酷地把优等生心里的痛化作他们头上的光环,还时常夸大它的美丽,而这光环闪耀着的光芒,有几分快乐,有几分忧郁,又有多少人知道?

我在鲁院学习时的导师、评论家雷达在读了《拆东墙》后,评论说:“我喜欢曾维惠的《拆东墙》,故事中的优生姚天一想反抗自己的人生被设置,要逃离现实,文字里有辛酸的味道,有苍凉与无奈……她应该多写像《拆东墙》这样的文字,把孩子成长中严酷的一面写出来,写出他们精神成长中遇到的问题,写出成长的曲折。”我非常感谢这份鼓励,我一定会继续关注孩子们的成长,用文字去慰藉孩子们的心灵,帮助他们走出迷惘。

还记得几年前的一天,《童话世界》的张悦高兴地告诉我:“瀑布,你的小说《青花瓷碎了》又被读者捧为该期最佳小说,你写得真好!祝贺你!”我听了以后,说:“其实,不是我的小说写得好,最主要的是我写到孩子们的心坎上去了。”

小说《青花瓷碎了》中,女孩欣儿的爸爸妈妈闹离婚,妈妈摔碎了家里那套珍贵的结婚纪念品——青花瓷餐具,欣儿为了让爸爸妈妈和好,她一件件地修复这些餐具,妈妈却不顾欣儿的感受,愤怒地把欣儿修复好的餐具及一些碎片,全部扔进了垃圾桶,然后非常坚决地和欣儿的爸爸离了婚。由此,欣儿和妈妈产生了隔阂,她为了报复妈妈,故意和新妈妈很亲热,还拒绝妈妈去学校看她,拒绝妈妈送去的任何东西。最后,欣儿妈妈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,神智不清……这个对孩子来说,或许是残酷了些,但是,有多少家庭有着类似的故事?有多少孩子在承受着欣儿这样的痛苦?又有多少孩子愿意把这样的苦与痛说出来?有的孩子通过我的这篇小说,读到了自己藏在心灵深处的苦与痛,于是产生

了共鸣。

其实,每个成长中的孩子,他们的心中都有痛,只是有些痛我们能从孩子的脸上看到,有些痛则被孩子们掩藏得严严实实,我们若是没有一颗爱孩子、理解孩子的心,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孩子内心的疼痛。

曾有编辑朋友问过我:“瀑布,你的脑子里怎么装着这么多的故事?你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都有原型吗?”我说:“我的故事都来自我的生活。我笔下的人物大多有原型。”

我是一名老师,我所在的学校,算是在城乡结合部吧,前来就读的孩子,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,所以,我小说中的人物,有农村孩子也有城市孩子。我非常愿意和这些孩子做朋友,和他们一起哭一起哭、一起幸福、一起悲伤,我非常愿意走进他们的内心,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。所以,孩子们也就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了我的小说里,给别的孩子带去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
写关注现实、关注孩子内心的小说,我的心虽然很累,但是,我愿意为孩子们放歌,唱孩子们心中的歌,不管是笑着唱,还是哭着唱,我想,这些歌都是最感人的,因为它们都唱出了孩子们的心声。

为孩子们写文字,我累并快乐着。雷达老师曾鼓励我说:“你给我的5个短篇,总体看来,文笔清新飘逸。《老人·半夏·狗》这篇有民间故事中的那种真、善、美,抒情味浓郁,叙述流畅。你的文字,我总体归纳为两个方面:一是接近于诗化的、民间传统故事类型的叙述方式;二是作品有现实感,关注底层,题材沉重……你一定要坚持写关注孩子成长的小说。”

有了这样的鼓励与鞭策,我想,我一定会继续和孩子们做知心朋友,一定会继续写能走进孩子内心的故事,一定坚持为孩子们成长放歌。

张建云

们一窝蜂地拥去,然而一条大河挡住了必经之地。是你,会怎么办?”

有人说,绕道走。有人说,游过去。商业奇才说:“为何非得去淘金,何不买一条船开展营运?那样,就是宰得渡客只剩两瓣,他们也会甘愿的。因为,前面有金矿啊!”

创新!需要创新。危机,是危险中有机会;绝路,就是绝妙之路。

当苦思冥想毫无答案,当沮丧得如被风霜拍打,当颓唐得生无味、死不知。祝贺你,因为面临绝路了。

世上本来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。越来越多的人走,就成了绝路。很多人都在绝路中倒下,而你在绝路中坚持,在绝路中活跃。悉心抉择,另辟蹊径,新的路就来了,而且是伴随着曙光一起来。

至少,我这么认为

春天,作家写春风和煦,写柳绿花红,写情爱萌动,或奔放,或婉约。

但唐朝诗人杨巨源于早春时节看到柳叶才黄一半就动笔了:“诗家清景在新春,绿柳才黄半未匀。若待上林花似锦,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

等到满园春色,大家都出门看花,那不是太迟了吗?

他心里有花,却在花未开时。他心中有月,竟是月末圆日。

我们也写,写情、写爱、写性、写人、写狗、写愤怒、写悲情、写祖国大好河山、写社会和谐幸福。

若别人写得丰满,你还想写得圆润?若别人已经撒野,你仍去肆无忌惮?

还是算了吧。人关键是要找准自己位置。永远在模仿,何时能超越!

发现,像杨巨源一样去发现。赏花

从早春开始。想写好诗,应该在别人还未睡醒,你已在日出下思考很久了。

两只饿狼发现一片草地。甲狼大喜。乙狼不解:“你又不吃草,高兴什么?”

甲说:“羊爱吃啊。”说完飞奔而去。乙问:“你去哪?”

甲答:“我要把这个消息让羊知道呀!”

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视力上的差距,而是视野上的差距。不同视力可以看到一样的东西,不同视野却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。

有人问,若两只狼,或一群狼都有大视野,岂不又是一样的“竞争”与雷同?

参加过一档经济节目,一个商界奇才做嘉宾主持,问:“某地发现金矿,人